

經典印象

CLASSIC IMPRESSION

VLADIMIR NABOKOV

SHORT STORIES

菲雅尔塔的春天

纳博科夫小说

◎ 石枕川 于晓丹 等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I712.45
N021

经典印象
CLASSIC IMPRESSION

纳博科夫小说
Vladimir Nabokov

菲雅尔塔的 春天



◎ 一鸣 选编
石枕川 于晓丹 等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菲雅尔塔的春天/[美] 纳博科夫 (Nabokov, V.) 著;
石枕川等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3.1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7-5339-1668-9

I. 菲... II. ①纳... ②石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
品集—美国—近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近代
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2086 号

菲雅尔塔的春天

作者: [美] 纳博科夫

译者: 石枕川 于晓丹等

责任编辑: 曹洁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印刷: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

出版日期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8

字数: 180000

印数: 0001—5000

书号: ISBN 7-5339-1668-9/I·1467

定价: 19 元

编辑手记

纳博科夫多半是写俄国侨民的生活，他们流落异乡，在车站的月台和陌生的楼道里四处摸索，要不就是在租来的公寓里忍受幻灭的悲哀。给人的印象是，生活被生生地切断了，仿佛大幕永远拉上，剧场里空无一人，那鄙俗的现世与辉煌的梦境既相互疏离，又藕断丝连。

在俄国文学中，写出小人物的命运，要让他们微不足道的喜怒哀乐置身于艺术庄重的舞台，这正是契诃夫勉力倡导的传统。纳博科夫秉承这一传统，继续摹写俄国人民层出不穷的小角色，而且几乎是同样的灰色，同样的凄然可见的表情，但是布景换过了。他们全都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：流亡的俄国难民。

流亡是政治和历史造成的结果。流亡的痛苦在于失去祖国，进入陌生的国度，因而也就进入到一个遗忘的世界。纳博科夫身为其中的一员，他责无旁贷，要去描写这样的现实，这就等于去延续他们被切断的历史，延续他们这个族类的共同体的生活。

然而，作家告诉我们，这样的现实绝不至于有如此的沉痛。一个遗忘的世界恰恰是美丽的。当这个世界诞生的时候，诗人的眼睛也就诞生了。它们无声地照耀着大地，连同那些“世界上/既无知音/又无回声”的事物。这个世界异常丰富，它们巨细无遗，都包含在《柏林的夜晚》那隐蔽的主旨当中。

目 录

一则童话 / 1
门铃声 / 13
小矮人 / 24
巴赫曼 / 46
旅客 / 56
飞来横祸 / 62
雷雨 / 69
柏林的夜晚 / 73
海港 / 77
旧梦重寻 / 84
仁慈 / 92
圣诞节 / 98
宵小之徒 / 105
“列奥纳多” / 132
谈话断片,一九四五 / 145
菲雅尔塔的春天 / 160
征兆与象征 / 184
初恋 / 191
机缘 / 200

那是在阿勒顿 / 212

连体怪物生活的情景 / 225

云影·古堡·湖光 / 235

译后记 / 245

一则童话

幻想，那撩人情思涤荡心魂的幻想……埃尔温对此太熟悉了。乘电车，他常坐在右手靠窗的位子，为的是离人行道近些。一天两次，一次出门上班，一次下班回家，埃尔温总是滴溜着眼睛搜索窗外人行道上女性的倩影。

早晨上班途中搜索一面的人行道，傍晚下班搜索另外的一面。他猎艳的人行道上永远洒满阳光，因为太阳也在上班下班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埃尔温只有一次斗胆走近女性，不料被啐了一句：“不要脸……给我滚！”自此他一直回避和女人交谈。但隔着车窗，将头抵着黑皮包的边缘，把裹着肮脏的条纹裤的一条大腿伸进前排座位底下，埃尔温却敢放心大胆地瞅那些行人中的女性。若他倏然咬紧嘴唇，那就是说他捕获到了一个意中人。不过，一眨眼便把她放走了，他那迅速的、像是指南针一般跳动的目光又在物色下一个。反正她们离他很远，他内心的胆怯无碍于物色意中人的那份欢娱。如俏丽的女郎恰好坐在他前排，他便赶快收回伸在前排座位下的长腿，落下一脸与他青春年少不相符的怏怏神色，压根儿不敢哪怕是看一眼那女郎的秀脸。他仿佛额上压了顶钢盔，抬不起眼皮似的。直到女郎离座下车，他这才松口气，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儿，瞥一眼那女郎的美丽脑勺和头发，把她列入幻想中的侍妾行列。后来——后来阳光重又洒遍窗外的人行道，埃尔温伸直他那条长腿，掉过头去，把细长鼻子贴紧窗玻璃，进入了遴选

美妇娇妾的撩人情思荡人心魂的幻想。

有一次，在五月一个馨风醉人的周末，埃尔温坐在露天咖啡馆里，咬着嘴皮历数来来往往散步的行人。天空是玫瑰色的，已点燃的街灯和商店的霓虹灯还不那么显眼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身着深灰色衣服的高个中年妇女，扭动着丰腴的臀部，穿过餐桌间的甬道走来。她找不到座位，最后她把一只戴黑手套的大手落到埃尔温对面的空椅的椅背上。

“请坐，”他鼓起勇气说道。这么个魁梧而又年纪不轻的妇女，他不太害怕。

那女人默默坐下，把手提包放在桌上。手提包是方形的，很大，简直像口提箱。她要了一份咖啡和苹果泥蛋糕。说话声圆润，略带点嘶哑，很动听。

玫瑰色的夕影逐渐暗淡，灯火闪烁，电车来去，光滑的柏油路罩上了一层神奇的光晕。行人之中当然不乏女性。

“这个女人不错，”埃尔温咬咬嘴唇。没过一会儿又生出邪念：“那个女的也合我的心意。”

“可以为你提供机会，”坐他对面的那位夫人启口道，声音一如跟仆役说话那么低沉平和。

埃尔温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身子也离开了椅子。那位夫人瞅着他，慢慢地解开纽扣褪下手套。涂的眼圈是紫黑色的。眸子像两颗人工宝石，闪着坚毅的冷光。眼睛下面有两个略黑的眼袋儿。她脱下手套，露出皱巴巴的大手和尖尖的、红杏般鼓起的指甲。

“不必大惊小怪，”夫人莞尔一笑，继而掩嘴打了个哈欠，补充道，“因为我是——妖魔。”

胆战心惊的埃尔温以为那话是托物言人，不料对方压低嗓门接下去说：

“别把我想像成头上长角、身后拖条尾巴的魔鬼^①。其实，我平生只一次是以这模样出现，但用这模样儿取得过一连串成绩。我每二百年转世三次。最后那次是当非洲一个偏僻小国的国王。现在我所以换成这模样，是因为我当重要角色当腻了，想休息休息。眼下我是奥托夫人，结过三次婚，曾招致好几个年轻人自杀，并使一位知名艺术家专画威斯敏斯特天主教堂里的遗骸^②，还引诱过一位美德卓著的有室之夫离经叛道……好了，我不想再夸耀自己，反正扮演现在的角色招来过无数蜂蝶……”

埃尔温哆嗦着俯身去捡掉在地下的帽子，嘴里则不停地喃喃。

“别慌，”奥托夫人边说边把一支粗大的卷烟装到珐琅烟嘴上，“我说了：愿为你搜寻情人效劳。若你不信我的魔力……瞧吧，那边有位戴玳瑁镜的先生正横穿马路，我要叫电车撞他个跟斗。”

埃尔温眨巴着眼睛看马路。眼镜先生走到路轨处忽掏出手绢，想捂嘴打喷嚏，不意手绢落到地上。就在这时电车风驰电掣般辘辘而过。咖啡馆里的人齐声哎哟着站了起来，有些人还奔到马路上观看。那位先生一屁股跌倒在柏油路上，眼镜也丢了，经人搀扶起来后不住地摇头，揉他的疼处，茫然地东张西望。

“我命令电车撞他，我也能命令把他撞死，”奥托夫人冷冷地说，“总而言之，我说话算数。”

她从鼻孔放出两股青烟，然后凝视着埃尔温说：

“我一眼便喜欢上你……你这胆怯……你这勇敢的想像……今天是我在世的最后第二夜。当老妇的角色我当腻味了。再说，近日来我干那希奇古怪的事干得不想再干了，觉得不如早点儿结束

① 西方神话中的魔鬼是个有角有尾巴的男性。

② 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安放名人遗骸的处所。

了事。下周一黎明时分我将降生到另一个地方……”

“因此，亲爱的埃尔温，”奥托夫人叉了一块苹果泥蛋糕，“我决定玩场无伤大雅的游戏。我建议：明天从中午到子夜，你用眼物色你喜欢的女人，子夜十二点正，我把她们召集到一起，由你全权支配，你说好吗？”

埃尔温垂下眼，低声道：

“如果真能如此，将是我莫大的幸福……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奥托夫人说。

“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，”她舔了舔匙里的奶油，补充说道，“不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已备了下次降世时最最合适的灵魂，不需借用你的。^①条件是：你所选的女性的总数应是单数。非此不可，否则我无法为你作出安排。”

埃尔温激动得喉眼儿都堵住了。他悄着声儿问：

“可……我怎么知道……比方说，我已经看中了她。看中了又怎样呢？”

“没问题，”奥托夫人回答，“你的感觉，你的愿望便是指令。这样吧，为了使你知事遂人愿，我同意你所选择的对象，一定捎带上一个信息：或是你的对象偶然一笑，或人堆里有谁说了一句话，从中使你领悟。”

“好。不过，我还想请问，”埃尔温说，脚在桌子底下不停地划动，“在哪里……集中呢？我的房间太小了。”

“这不用你操心，”奥托夫人说罢，随着窸窣窸窣的束腰带的响声站起身，“现在你该回家了。最好先美美地睡上一觉。我送你回去。”

^① 这是与歌德《浮士德》中的靡菲斯特相比而言。靡菲斯特向浮士德提供种种方便条件后提出一个要求：在他得到满足时灵魂将归魔鬼——靡菲斯特所有。

他们坐上敞篷汽车，在缀满星星的天空和缀满星星的柏油路之间迎风飞驰。埃尔温觉得自己今天太幸福了。而奥托夫人端坐着，支起一条腿，她那坚毅的晶亮的眸子映出了万家灯火。

风静了。

“这是你的家，”她碰碰埃尔温的手肘说，“再见。”

饮下浓浓的一杯黑啤酒，加上使人亢奋的白兰地，能不引发幻想吗？埃尔温翌日醒来，便是这么想的。是呀，大概昨天醉了，从而幻想出在咖啡馆跟一位奇怪的太太谈话。但他渐次记起了晤面时的种种细节，觉得单用幻想二字无法解释这一切。

他十二点半出门。因为是星期日，又因为胡同口紫丁香开得正艳，埃尔温感到满身轻快，轻快得要飞似的。孩子们在街心公园的一块方形浅坑里一门心思地玩堆沙。油光光的椴树叶子簌簌抖动，把一枚枚银币似的叶影投到沙地上、游人的裤子或裙子上，落到他们的脸庞和肩膀上，旋又天女散花般洒落到地上，等下一个游人走过。埃尔温打从那儿过的时候一位白衫女郎正蹲身用两根指头调弄小狗。那是条胖乎乎，肚子底下可笑地垂着胡子般的长毛的叭儿狗。她低着头，婆娑树影下露出她那光裸的颈子，微拱的脊梁，浅黄的汗毛，滚圆的双肩和肩胛间线条柔和的凹洼。头发是栗褐色的，但阳光把她其中的一绺儿发丝变成了金黄。忽然她站起身，朝叭儿狗拍了一记手掌。小狗打个滚翻，跑过一边悄悄侧身伏下。埃尔温从露椅上怯生生地睨了她一眼。这是火热的一眼。虽则一眼，几年来却从未看得如此真切，深透。她那浅色桃唇仿佛是随着小狗轻柔的动作而在颤动。颤动的还有她的睫毛，宛若一钩新月的调皮的眼睛。但最最美的莫过于她双颊的线条，从侧面看去，美得没了言词可以形容。忽地她撒开迷人的双腿往前跑去，让小球般的叭儿狗在她身后追逐。埃尔温蓦然记起了奥托夫人赋予

他的权力。就在他屏气凝神，等待信息的当儿，奔跑的那个少女朝小圆球般滚动着的小狗回眸一笑。

“第一个，”埃尔温暗暗说，从露椅上站了起来。

埃尔温脚下的一双锃亮的橙黄色皮鞋踏着砂砾小径，走出了街心公园。他的目光向两旁搜索。但，也许带狗女郎在他心头投下的斑斑阳光没有消退，他怎也找不到如意的。不过，没多久又一道阳光射进了心窝。在火车站的玻璃牌下埃尔温发现了两个年轻太太，模样像姐妹。她们正在议论，该乘哪一路车。姐妹俩都长得非常苗条，身着黑色连衫裙，略施脂粉，有双水汪汪的眼睛。

“你应该乘这一路，”其中之一说道。

“把这俩都给我吧，”埃尔温立刻请求。

“当然，非此不可……”另一人回答。

埃尔温走下人行道，穿过广场。他知道哪儿丽人多，哪儿的可能性大。

“三个，”他暗自说，“恰好是奇数。就是说，一切顺利。现在要是子夜该多好……”

她手里拎个小提包，轻盈地走下大门台阶。跟在她身后的男士叼着一根烟，两颊刮得白里透青，瘪下巴显得异常结实。走在前面的那位夫人没有戴帽子，男童式的乌亮发丝齐齐地盖住前额，在她上装翻领上别了朵人工做的大红玫瑰。埃尔温目送她走过，一抬头，见门左面的香烟广告牌上画了一个头戴土耳其圆锥帽的人，下面三个大字：好极了！三个字的下方还有一行略小些的字迹：我抽烟只抽东方玫瑰牌纸烟。

他觉得这两行字简直沁人心脾。嗣后他走进一家小酒店，靠在电话机旁找了个座位，开始观察那些用餐的客人。没有一个中意的。“要不，挑这一个？不，她转过身来了。岁数太大……千万不能光靠背影判断。”

侍者送来了午餐。一个头戴圆顶礼帽的男子走到他身旁的电话机跟前，拨完号码后便对着话筒猎狗般吼叫。那狺狺的叫声就像是发现了兔子的足迹。埃尔温的视线移到酒柜上。有位姑娘正忙着把刚洗净的一只只啤酒杯放进托盘。他溜一眼她那裸露的膀子和白净的、虽有几颗麻点但楚楚动人的脸：“行，这个我也要。”

“好的！好的！好的！”男子冲着话筒狂吠。

饭后困意袭来，埃尔温决定小睡个把钟点。说实话，脚掌被那双橙黄色皮鞋挤得也够受的。天气闷热，一团团白云在升腾，彼此挤叠。街上行人少了，但你会感觉到饭后小憩的呼噜声却响遍了家家户户。埃尔温登上电车。

车先是一震，然后辘辘地向前滚动。他把苍白色的汗津津的鼻子转向车窗，用眼捕猎过往女人的脸。埃尔温掏钱买票的当儿，发现左面靠过道坐着的一位夫人曾转首看他。那位夫人的脸被头上的黑丝绒帽挡住了，身上穿一件紫底黄花点儿的半透明薄衫，腰际系一根浅色束带。苗条的倩影不由引起他想看清她脸蛋的欲望。于是乘她低头转首的时候，他像通常那样，故意漫不经心般瞅他对面的男孩和正打瞌睡的脸颊上火的老头，在他们的身上取得支撑点之后，埃尔温佯装东张西望，目光不期移到了那位夫人脸上。原来是奥托夫人。由于炎热，在她失去光泽的脸上出现一块块红晕，黑色浓眉在她犀利的亮眼上方颤动，微笑启开了她紧闭的唇角。

“你好，”奥托夫人以她素有的略带嘶哑的柔和嗓音说道，“坐到这儿来。得，就坐我身边。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。事情进行得如何？”

“一共找到五人，”埃尔温羞涩地回答。

“太好了，是单数。我劝你到此歇手，等到子夜……哦，好像我还没有告诉你……子夜时你来霍夫曼大街。知道在哪儿吗？到了

那里，再找13号楼。那是个带花园的小小别墅。你选中的对象将在别墅里等候，我在栅门口迎接你。不过，当然啦，我绝不妨碍你。”她微微一笑，又补充说：“地址记住了吗？”

“我求你，”埃尔温鼓足勇气，“让她们保持原来的打扮，一开始便显得非常非常高兴，非常非常温柔……”

“当然，”奥托夫人回答，“她们将如你希望的那样，否则不值得想出这么个主意。亲爱的埃尔温，你差点儿把我也收作你的情人，你可承认？啊，不，不用害怕，我很清楚……我只是开个玩笑……你该下车了，是回家？对，做得对。五个——恰恰是单数。最好到此为止。好吧，半夜见。”

埃尔温一路目不旁视。回到家中，脱下鞋，满意地吁了口气，平躺到床上。他醒来已是傍晚，满院子夕阳，从邻居家传来留声机播送的悦耳男高音。

“第一个是带狗的姑娘，”埃尔温一一追记，“姿色平常。大概我过分心急了些。不过，算啦。之后是电车站上的姐妹俩，甜甜的，打扮得也漂亮。跟她俩一起将非常愉快。之后，第四个，胸前别朵玫瑰花的，模样儿像小男孩，长得最美。最后一个酒店女郎，也还不错。但总共才五个，太少了些。”

想到这儿，埃尔温再也按捺不住自己，连忙整衣梳头，上街去找娘们。

不到九点又物色了两人。一个是在咖啡店发现的，当时她正和她男伴用外语——不知是波兰语还是俄语——说话。这女郎长一双灰色小斜眼，小巧的弯钩鼻，笑的时候鼻梁上掀起几条皱纹，膝盖下裸着健美的腿儿。埃尔温忽在她娓娓而谈中听到一句德语，于是他明白：成了。另一个，也就是说第七位女性，见之于游乐场的中国馆门口。那是个红衣绿裙的姑娘，尖嗓门，正仰起脖子嘻嘻笑，笑得连光裸的脖子都鼓了起来。两个乐呵呵的野小子一左

一右搀扶着她，她甩开两人，末了说：

“好吧，我同意……”

游乐场里灯火五彩缤纷，滑车忽儿沿着弯弯曲曲的斜槽呼啸而下，消失在恍如中世纪的险崖危岩的布景中，忽又钻进吓人的无底深渊。在一个不大的栅栏围起的表演场上，四个女的竞技者，分穿红黄蓝绿四色短裤，正光着腿儿蹬车。那自行车并没有轮子，只有车架、踏脚、把手和坐垫。四部自行车前悬了一个大圆盘，红黄蓝绿四根指针不断地在圆盘上转动。最初，四根指针几乎连成一片，像天边的彩虹，但不久一根指针迅速地转到前面，没一会儿另一根指针超过了它，第三根又滴滴溜地赶过第二根。圆盘旁站着一个人，手拿哨子。

埃尔温瞅了瞅四位女性矫健的裸腿，弯弓似的背脊，绯红的脸庞、绛唇和黛眉。圆盘上的一根指针已绕完一圈，其余的还在继续追赶、角逐……

“大概她们跳舞也跳得挺灵活，”埃尔温咬起嘴唇，刚这么想，就听见手拿哨子的人嚷道：

“行啦！”四个女郎都直起腰来瞧圆盘，看哪一根指针先到了终点。

埃尔温在五彩亭里喝了杯啤酒，瞥一眼手表，缓步朝出口走去。

“十一点钟，十一个女人，到此为止。”

他眯眼想像今晚的欢乐场面，并满意地摸了摸身上的干净衬衣。

“也许奥托夫人会在暗里偷眼儿瞧，”他对自己一笑，转而想，“没关系，任她瞧去……”

他看着自己的脚尖走路，只偶尔抬眼瞥一眼路牌。他知道，霍夫曼大街远得很，在凯撒门后面，但到半夜还有一个钟点，用不着

匆忙。天空像昨晚一样缀满星星，如镜的柏油路面映出城市的灯火。这些灯火似同魔术般把它们拉成了一条条。路口上，影院的电灯把人行道照得通明透亮。忽然，埃尔温听到像是孩子发出的短促笑声。抬头一看，前面来了一老一少。老头儿高挑个儿，穿晚礼服。和他并排走着的则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女，一身华丽的袒胸黑裙衫。那老头儿的照片全市居民都见过，因为他是著名诗人，还知道他孤居市郊。他步履滞重，头上戴顶软帽，像脏棉花似的头发飘落到耳根上，浆过的胸襟前闪烁着金灿灿的表链，瘦鼻子的阴影斜挂到他薄薄的嘴翼上。埃尔温的视线在他身上只作了瞬间的停留，便移到迈着碎步的少女身上，不知为什么在她脸上有一种奇特的表情，一闪一闪的眸子亮得出奇。啊，如果她不是个小姑娘，不是老头儿的孙女，如果能接触她鲜红的香唇！她迈着快步，微微摆动腰肢，正向老头儿高声问着什么事。埃尔温并没直接提出要求，但忽地感到他隐约的渴望得到了满足。

“当然好，当然好，”老头俯身对她悄悄说。

他俩走过去了，留下一股香水味儿。埃尔温掉头又顾盼一番，接着继续向前赶路。

“但是，”他猛地醒悟，“十二是个双数呀。还得再找一人，而且要在十二点以前找到。”

他懊恼，因为还得去寻找，但也感到高兴；还有一个选美的机会。

“顺路找吧，”他安慰自己，“一定能找到的……或许最后找到的也是最最美的。”埃尔温在黑里透亮的马路上东张西望。

没过多久，他如同往常那样感到一股甜滋滋的暖流涌上心头，腋下开始流汗。前面轻快地走着一位美女。他只能看到她的背影，但无法解释是什么引起他如此冲动，引起他非赶上前去瞅一眼她脸蛋的欲望。当然，可以用几句话来描写她的步态，肩膀的摆

动，女帽的雅致。但，何必呢？何况吸引埃尔温的是某种视觉之外的妩媚和激越人心的馨香。他加快步伐，但仍追不上，映进他眼帘的只是女人的背影。人影忽而消失在街灯的光晕里，忽而在墙上移动，忽而在台阶上扭曲，忽而在十字路口隐逸。

“我非瞧瞧她的脸不可，”埃尔温开始急躁起来，“时间可不等人。”但后来他把时间全忘了，为这静夜的街道，奇怪的无声的追逐所陶醉。埃尔温加快脚步，越过女郎，甚至远远地走到她前面，却又出于胆怯，不敢回首去看她，只得把脚步重新放慢，让她赶上来。然而当交臂而过时她走得非常迅速，没能让他看清脸庞。现在埃尔温又落在她十步开外。他没看清，但深信不疑这就是他所选佳偶中最最美的一位。路，一段暗，一段亮。过了星夜里的广场，女郎的鞋跟重又轻快地敲打着人行道。埃尔温尾随她身后，毫无结果，在朦胧若雾的灯光下，在这夜间的沁人清凉里一门心思追逐……

又赶过了她，又出于胆怯不敢回头看她。女郎又走到他前面，而他落在左后方，左手捧住帽子，右手慌乱地摆动。

逗引他的已不是她的步态，不是她的容貌……是某种环绕着她的迷人的气息。或许这不过是幻想，撩人情思的荡涤心魂的幻想；或许这是失去不可再得的天赐良缘？埃尔温什么也不去想，只是沿着人行道往前赶，眼睛盯住那个轻快而安详地走着的女郎，他的头脑也像昏黄的夜色那样朦胧。

墓地、树木，也就是说那些春天的椴树，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，它们从他两侧、从他头上发出窸窣的声音，把片片银币般的叶影洒落到街灯的灯柱四周，发出使他亢奋、促他快快追赶的黏味儿。

这是第三次赶上她了，只消再跨一步，只消……便能走成并排，已经离得很近，很近。但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女郎突然在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，伸手拉了门铃。埃尔温一时收不住脚，几乎和葛